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齊東野語卷七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廷梓

齊東野語卷七

宋 周密 撰

鴟夷子見黜

吳江三高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為子皮為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文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文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

丘明所恥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為敵國以利誘太宰所而脫彼句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烏喙累大夫種以伏誅目巳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遁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為陶朱詭蹤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况當此無邉勝境之土豈應著不共戴天

之讎云云鴟夷之見黜於吳宜也而史越王判紹興日
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説云或
謂鴟夷子皮之決賀季真之髙而不得名髙士何也嗚
呼予於是豈無意哉夫貴於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
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黄冠
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
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實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
者故具述之覬來者知予之不敢茍而髙士之尤可貴

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況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之以為異世之戒云

王敦之詐

王敦初尚武帝女武陽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用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食既還婢擎金澡

盤盆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飲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他日又至石季倫厠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他客多羞不能如厠敦獨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一王敦耳何前惷而後倨邪乾棗藻豆亦何至誤食而不悟至季倫之厠則倨傲狠愎之狀殆不可得而掩矣則知敦前之誤直詐耳王荆公誤食魚餌亦近似之人之不近人情

者鮮不為大姦大慝吾於敦重有感焉

贈雲貢雲

陶通明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還自山中見雲氣如羣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掇開籠收入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籠放之遂作攓雲篇云道逢南山雲欻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衮衮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偪仄入肘胯搏取置笥中提携反茅舍開緘仍放

之掣去仍變化然則雲真可以持贈矣宣和中艮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絶巘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然則不特可以持贈又可以貢矣併資一笑

出師旗折

賈師憲平章徳祐乙亥正月十六日親總大軍督師江上禡祭於北闗外而大帥之旗適為風所折識者駭之

而一時游幕之賔反傅會為吉讖夷攷往昔若春秋時晉侯楚人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晉安帝元興二年桓玄篡位於姑孰百僚陪列儀衛整肅而龍旂竿折成都王穎以陸機督諸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即帝位祠太廟適遇大風飄折麾葢王澄為荆州刺史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齊文宣至鄴受魏禪孝昭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哥舒翰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師始

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柱旄竿折鄭注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宣和間童貫出師而牙旗竿折時蔡攸為之副自建少保節度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於後竟為執旗卒盜竊而去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師旗亦為風所折無非亡身敗軍之徵也按真人水鏡經云凡出軍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蓋牙即旗也又王歷通政經云軍行牙竿旗幹折者師不可出出必敗績蓋旗者一軍之號令也安有旗折而為祥者乎獨有武王伐紂大

風折葢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旛沉於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帝祖於通化門是日牙竿折時以曜父翰昔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謂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朱氏陰德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

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汝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中金榜第二人仕至中

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彧即著萍洲可談者遂為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畢將軍馬

畢再遇兖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屢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

鐵絙羈之圉中適遇獄司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者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

洪君疇

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能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曰溫陵洪公天錫君疇一人

而已方寶祐間宦寺肆横簸弄天綱外閫朝紳多出門下廟堂不敢言臺諫長其惡或餌其利或畏其威一時聲燄真足動揺山嶽回天而駐日也乙夘元正以公為御史公來自孤遠時莫知為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為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固已聳動聽聞矣次月囊封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謹按入内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内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者

也並緣造寺豪奪民田密召倡優入褻清禁先是正月內呼營妓數輩入內祗應摟攬番商大開賄賂不斥宋臣必為聖德之累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狠愎之性喜於凌物攫拏之狀旁若無人不曰以備中殿宣索則曰當取教旨豁除椒德令芳天下備頌不去一堂必為宮闈之累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厲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皋流毒屢玷抨彈藉衣錦威行攫金術令又移其剝越者剝鄞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憑邸第耳不去

文翁必為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累陛下累宫闈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罷黜臣雖九隕不悔疏上兩日不報君疇徑出江干待罪於是中書年子才存叟右史李昴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陳乞祠除職予郡宋臣自乞解罷令首尾了日解職文翁别與州郡差遣仍命臺臣吳燧勉回供職會立夏日天雨塵土奏乞屏絶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災又衆少司監佘作賓后戚謝奕懋至五月復疏都

知盧允升門局董宋臣及內司諸吏怙勢作威奪民田
伐墓木等事盡言不諱直擣其姦疏留中不下止令尚
書省契勘內司爭田伐木等事及罷內司諸吏職事而
已公論為之抑鬱大宗丞趙崇嶓上時相謝方叔惠國
書略云竊惟今日閹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
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鋭意出身攻之此豈
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不責倫於他人而責倫於
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

矣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
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子必不
容不争是勝亦勝負亦勝况未必去邪謝君得書有赧
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國矣太
學生沈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乞留君疇且曰天錫左
遷豈非罰其不當言官官之過耶李衢朱應元之分察
豈非諭其不復言宦寺之意耶王埜程元鳯同日超遷
胡大昌丁大全之並遷臺長豈非賞其不敢言宦官之

功耶陛下喜羣臣之默默憤天錫之嘵嘵右遷以逐之
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既而三學亦皆有
書常丞趙崇潔敏可書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强奴悍僕
作姦犯罪為人子者泣涕而告其父母反逐其子而留
其僕今臺臣爭之不勝則諸閫所畏者誰歟左史李俊
明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視南衙將至於不可
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暫兼夕郎遂繳吳燧儀曹之
除謂近者天錫拜疏留中燧謂天錫曰今日之事留則

俱留去則俱去既聞有疏遂變前言曰吾不挈家不喪女不憚暑則可俱去今當奈何負天錫所以負陛下也謝集賢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塵相位一命已上皆出親擢賦性僻介素不與内侍往還應干文字悉由通進司投進自知潔其身而袖手旁觀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趨之比者天錫又論二璫恭聞聖訓以為爭田伐木皆王鏞舊事臣費盡心力上則忠告陛下量作處分下則彌縫事體安恤人言不謂下石之人撰造言語

鼓弄宦寺曰天錫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許其弟除朝
士而嗾之也旣誣臣以教天錫攻內侍之事又誣臣以
啓陛下遷天錫之說必欲醜詆臣於不可辨白之地但
臣分量已盈歸老山林正其時矣從此為宰相者必將
共宦寺結為一片天下皆在籠絡中矣惟望陛下早正
右席之拜使臣亟釋重負退延殘生實出保全之賜御
筆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辯越數日除天錫太常少
卿而君疇已在汶上矣朱應元旣為御史月課乃首劾

李俊明公論大不平同舍生作書責之略曰温陵洪公出臺以執事繼之者正謂其平時負骯髒之譽法筵之初疏莫不延頸以聽乃及文溪之左螭時焕之倉節豈以其近言二璫頗忤上意而時煥與洪有瓜葛亦二璫所惡者邪信然則執事之志荒矣二璫之横三尺童子恨不噬之洪公因衆怨出死力以决之貂璫逐臺諫豈人主之本心哉執事昧於所擇不知所得幾何所失如是之大也時方逢辰君錫在館閣亦上廟堂書勸以去

就力爭而謝相不能用公論旣不能勝二孺乃簧譖於
上謂内司爭田伐木詞訟皆臺吏受賄以强察官之判
所以上罔聖聽况臺吏之家資極富若使簿録其家儘
可上裨國計於是竟降宣諭指揮令諫官丁大全追上
御史臺點檢楊昇金永隆楊叔茂牒送臨安府根勘籍
没家財各行黥配以快其憤焉初意欲令臺胥妄供以
汚君疇賴上察其姦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躐除副
端未幾謝相罷而二孺猶未大快其意復厚賂太學率

履齋上舍生林自養裁書投匭以攻謝相爲名力詆君疇云竊見洪天錫之分察出自陛下親擢不能爲觸邪豸爲指佞草專以能攻上身爲急務以剪除上左右以立名以奉承風旨爲大耐官職棘卿左遷所以正捨豺問貍之罪内侍縱曰有過使其得賢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錫之去乃剪方叔之羽翼豈怒其掃除二孺哉人但見天錫言事而遷他官則曰此劾内侍之過也吳燧以攺除致繳則曰此天錫之薦主也李昂英以月評

被論亦曰此天錫之救兵也甚而臺省之胥賍盈惡貫
以置典憲亦曰為内侍泄寃也貪繆之相誤國殄民逐
之已晚亦曰為内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向者
李昂英直前奏劄嘗謂天錫為方叔私人矣溶攻内侍
實出方叔指嗾之而欲撓亂聖心耳欲乞將方叔亟正
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内侍初
無預焉於是學舍鳴鼓攻之且上書以聲自養之罪復
申前廡備申公堂乞行重罰遂從第一等規屏斥盡除

學籍毁抹綾紙備榜監學曉諭而朝㫖亦有聽讀指揮雖紛紛若此曾不傷二孺之毫毛至庚申歳吳丞相柄國始以外祠斥馬景定辛酉起君疇為廣東計使甲子八月以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即位首除為侍御史兼侍讀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陳公田關㑹之弊七月改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公力辭旋畀職名出帥閩馮公在閩閫日甞書桃符云平生要識瓊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益其剛勁之氣未甞一日少沮也

謝惠國坐亡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從容午橋泉石凡一紀餘咸淳戊辰朝會慶壽為子姪親友所誤舉先帝宸翰為巨帙曰寶奎録侑以自製丹砂金器古琴之類以進當國者以為有意媒進嗾言官後省交攻之削其封爵奪其恩數且劾其姪常簿章堉江州倅李鉦客匠簿呂圻至欲謫之遠外禍且不測荆閫呂武忠文德平時事公謹書緘往來必稱恩府而自書為門下使臣

至是一力回護幸而免焉壬申正月公燕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既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遥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叙别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慙對越天瞑目静坐須臾而逝遺表來上特旨盡復元官恩數贈恤加厚焉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之所無也

洪端明入冥

洪焘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目山素有元章愛石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村僕駱老者專任搜抉之役會族叔璞假畚臿鋤斧將為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刓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已率其子檦共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泯其事璞素豪獷持一邑短長邑令王衍婺州人惡其所為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屬於獄洪公亦以曾任

調停例追逮良窘時王實齋遂守吳契家也亟往求援王為宛轉趙憲崇揮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鬬而死璞止從夏楚檏僅緉置贖銅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走廁忽覩駱老在廁云近山雨後出數石巉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纔跬步間覺此身已在檐楹間稍至一土神廟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意非佳境反顧駱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駱

曰勿恐略至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濶方念無津梁可度則身已達彼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趣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曛黑中一山横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復有一河汚濁特甚僧尼道俗汩没其間至此方悟為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軒敞巍聳四垂簾幕庭下列緋緑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絶昏黑隱隱見荷

枷箠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傍喃喃若誦經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忽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緑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西向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緑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懼甚不覺身已立庭下漫答云為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譁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

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置杈於辟一也駱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資之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云為杈解紛初非枉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導之以回轉盼間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為何物厲聲答云此開邊喜殺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騾馬皮而來又扣之曰此受生回

也又見獄吏持刀杖驅百餘人自西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為僧者曰譽闍黎亦在焉方疑之譽忽呼曰三十哥仲魯第行安得在此耶為所驅卒擊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復完矣因扣綠衣云人間何事最善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為先繼絶次之戒殺又次之又問何罪最重曰開邉好殺罪重豪奪次之或謂其說尚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字單仲乾淳間從官復扣平生食禄遂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蟻不能盡閱後註

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某日為某事降祕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人任知池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於此稍前至大溪有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益大綠衣推墮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側特以心微煖口尚動未就斂耳後一歲璞亦入冥覺身墮鐵網中見隣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詰責曰汝為僧乃專以殺生為事何邪昭

曰殺生乃屠者黄四某不過與之庖饌耳亟問黄四無
異辭乃訊足二十而去方窘懼間忽傳呼都天判官決獄
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泣求救公曰汝殺人何所逃罪
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甦後行昭以營橋立
積木上跌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殂璞亦未幾死後洪
公於庚申歳首以祕撰兩浙漕召憶向所見心甚恐
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學士晩雖齟齬然竟享上
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

人余向於先子侍旁親聞伯魯尚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起畏立復詢顛末書之

野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絶谷間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嫗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為所竊則積隣里大罵不絶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

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傜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鐫非鏤葢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為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為誕也

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皛且

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為志也

王宣子討賊

王佐宣子帥長沙日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没旁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馮太尉湛謫居在焉宣子乃權宜用之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覩官軍錯愕不知所為亟

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湛功聞於朝於是湛以勞復元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詞賀之有云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元自兜鍪出宣子得之疑為諷已意頗銜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嘗用此語送蘇尚書知定州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作兜鍪幼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時嘗有書與執政云佐本書生歷官出處有本末未嘗得罪於清議今乃蒙置

諸士大夫所不可為之地而與數君子接踵而進除目一傳天下士人視佐為何等類終身之累孰大於此是亦宣子之本心耳

齊東野語卷七

齊東野語卷八

宋 周密 撰

張魏公二事

高宗視師金陵張魏公為守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云都監夜巡職也禁兵酉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楊不得已斬之又嘗詣學士子有投牒者視之則爭博進也即判

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羅春伯政事

羅㸃春伯為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故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黠甚反欲汙其主乃自陳甞與主饋之姬通既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既欠主人之錢又且汙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已明合從姦罪定斷徒

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曰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庯峭

魏收有逋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熙寧間蘇子容丞相奉使契丹道北京時文潞公爲留守燕欵從容因扣逋峭之義蘇公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爲謝云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則謂之庯峭集韻曰庯庩屋不平也庯

奔模反同都反今造屈勢有曲折者謂之庯峭云二字與前義亦近似今京師指人之有風指者亦謂之波峭雖轉庯為波豈亦此義耶

許公言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沖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為黄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捬其背

曰善自愛越數日吿子沖别挽留不可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蹇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沖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阽於危僅得脫

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晚而襲爵年八十七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士子訴試

王常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為二試卷異其名皆中選黜者不厭譁然訴之王呼其首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謂憐其潦倒則皆以老於場屋對王曰曾中選否正為累試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曹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尚敢訴耶叱而出之

趙德莊誨後進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彦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

朱墨史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黄删改每一卷成輒

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見矣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温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攜以渡江遂傳於世

蘇大璋

三山蘇大璋顒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為第十一人

數為人言之以為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號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携此狀入院遍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為然既折號則自待補為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為待補者乃投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徐漢玉

永嘉徐宣字漢玉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束擔俟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真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返乎果終焉

韓慥奇卜

紹興末有韓慥者賣卜於臨安之三橋多奇中庚辰春

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諸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曽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何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满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趙名待仕至岳州守其

子汝述為尚書适達遇皆卿監郎曾仲躬名逮吉父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没吕太史隆興癸未諒隂榜南宫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為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終術之神驗如此

以賦罷相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謇第六韻云雨暘固自於天感召豈無所主儻爕調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

斂無度則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閔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小兒瘡痘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趙賓暘曰或多以酒麪等物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升麻湯等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捻金散最佳又陳鄭南剛翁云痘瘡切不可多服升麻湯

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黄芪二味為穩耳二説皆有理然或有變證則不得不資於藥癸酉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脣口冰冷危證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神以卜生死道經一士門士怪其侵晨倉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為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即紅潤如常後求其方甚祕惜之及代歸方以見贐其法用狗蠅七枚

月狗身上能飛者擂細和酷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易得冬月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内障目不辨人極可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蜺一具淨洗焙令燥又天花粉即瓜蔞根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内麻皮縛定用米泔水熟煑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甥亦用此取效真奇劑也

曹西士上竿詩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於趙清臣史撰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㤄復事起遂分委以邊面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旁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

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翃字景韓季曰翊字景虞翃之子樵櫄翊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吳季謙改秩

吳季謙愈初為鄂州邑尉常獲刼盜訊之則昔年有某

郡倅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脅之曰汝能從我
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
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才數月
吾欲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
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團合盛此兒藉以文褓且置
銀二片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艤舟
挾其家至某寺設供至一僧房庋間黑合在焉一見識
之驚絶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於此毋撓我乘間密

問僧何從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濵有嬰兒及白金在馬吾收育之為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為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為我聞之有司密捕之可以為功受賞吾寃亦釋矣僧為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用是改秩

作邑啟事

龔聖任言林德崇父嘗為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啟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

罪時以為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齋不茹葷必變食

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吾語若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鄭玄註曰葷辛菜也按説文葷臭菜也鍇曰通謂芸薹椿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

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輅者志不在於食葷

註云葷菜葱韭之屬論語齋必變食周禮膳夫王齋三

舉鄭註云齋必變食也疏曰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

太牢牛羊豕具為一牢 胡明仲論梁武曰祭祀之齋居必遷坐

必變服必變食食為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

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晦菴釋齋必變食亦取莊

子而黄氏亦兼取之朱又謂葷是五辛又曰今致齋有

酒非也然禮中乃有飲不至醉之說何邪

二李省詩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為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為常李壁季章𡌴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類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俟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詩示俟俟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俟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俟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景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

獸樽傒即於己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於昆仲何為又以與人李恍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聞終身與傒不協

宗子請給

王介甫為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馬前公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荆公行一切不恤之政獨於此事未為不然熙寧詔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東坡亦以為然曰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

割愛為民其後無戚疏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使與閭巷通生子則認為己子而利其請給此自古所無之弊例也

鄭安晚前讖

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亥歲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禎字可用

遂用為末句云他年蒙渥澤方玉帶圍頳歸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尚未能得着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攀附驟貴官至極品竟得此賜遂成吉讖以此知世之叨竊富貴皆非偶然也

趙僉判花字樣

趙時杖為平江僉幕其訓名不雅凡書判決杖吏輩皆用紙貼之此亦可笑其押字作一大口字而中其下一畫陳子與愷作守初到見之書其側云僉判押字大空

空請改之庶幾務實仍請別押一樣來聞者無不大笑正可與李晉仁喏樣為對也

一府三守

放翁筆記言慶歷初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范雍並為知軍一府三守不知職守如何分既非長貳文移書牒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不載莫可攷也然諫官御史不以為非三公亦不辭豈在當時亦便於是耶今按竦先以都部署兼經畧招討使判永興軍

既而執中為同都部署經畧使知軍而詔竦判如故未幾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蓋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未幾又以范雍知軍竦執中既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故於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趨往來想不勝其擾自昔未嘗有也然則史未嘗不載而於事安得為便乎

六么羽調

演繁露云唐有新翻羽調綠腰白樂天詩自集註云即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仙吕調又不與

羽調相協不知是唐遺聲否按今六幺中吕調亦有之非特髙平仙吕也唐禮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吕髙平仙吕在七羽之數蓋中吕夾鍾羽也髙平林鍾羽也仙吕夷則羽也安得謂之不與羽調相協蓋未之攷爾

香炬錦茵

秦檜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罨

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為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黙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登聞鼓

筆談言洛京留臺有舊案言國初取索鹵簿法仗報言本京鹵簿因清泰間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人傳以為笑今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單狀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曽搬取前來正與此相類皆可資捧腹也

義絶合離

莆田有楊氏訟其子與婦不孝官為逮問則婦之翁為

人毆死楊亦預焉坐獄未竟而值覃霈得不坐然婦仍在楊氏家有司以大辟既已該宥不復問其餘小民無知亦安之不以為怪也其後父又訟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瑤以為雖有𨰻隙既仍為婦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者恩義有虧則已矣在法休離皆許還合而獨於義絕不許者葢謂此類況兩下相殺又義絕之尤大者乎初問楊罪既脫合勒其婦休離有司既失之矣若楊婦

盡禮於舅姑則為反親事讎稍有不至則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律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並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條不合收坐時皆服其得法之意焉按筆談所載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即為義絶況身謀殺不應復坐此與前事正相類凡泥法而不明於理不可以言法也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開宴命子復譔樂語季海讀之稱善詢司謁者曰誰為之答曰新任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别後子復一向官湖湘間不相聞者幾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淄造朝謁光範季海時為元樞詢子復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復以兩編獻一日後殿奏事畢阜陵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趙丞相而訪之季海於是以陸務觀等數人對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

傢未知名者爾季海遂及子復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進來季海退以所獻繳入翌日上謂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嘗覽之可喜蓋欲置之三館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院轄俟召試使克文聲著於士大夫間則人無間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轄文思院他日趙丞相進擬上曰朕自有人趙問何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嘗見其文字又問陛下何從得其文字此必有近習為道地者上曰不然季海雖知由己

所薦以上既不言亦不敢泄而趙終疑之未幾召試故
時學士院發策率先示大畧試者得為之備趙乃以喻
周子充云此非佳士也克屢造請求問目子充不答及
對策殊畧克大以為恨故在玉堂每當子充制詔輒無
美辭後竟出知台州

鄭時中得官

鄭時中字復亨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紳間好大言
嘗語同舍曰前舉漕薦乃術者曹谷先許今復來矣有

好事聞之曰此必谷又許之乃與偕走其肆則鄭實未嘗先往曹沉吟久之頻自揺首推演再三乃曰吾十年前曾許此命來春必髙選今所見乃不然雖然來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得舉却不必問鄭乃曰吾家無延賞來年不郊非科舉何由得官谷曰朞見得如此耳既而程泰之大昌與鄭同薦程第而鄭不利時余松茂老為秦檜之客第三人及第秦與謀代余因薦鄭秦亦悦其辯設禮有加鄭無以頌之嘗聞其季父行可名仲

熊者言舊在太學目擊靖康金人欲立張邦昌秦為中司特議立趙氏金人召赴軍前秦遂遣妻王氏南歸已登舟王聞變亟步以往秦時猶未入北軍因同入肆買虀麵人已盈坐主人横一卓溝上使坐王憂懼不能舉筯秦兼盡之畧無懼色已乃同至軍前被執鄭因於坐間舉此事謂親得之行可秦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無知者聞其言大喜時行可猶仕州縣即召用之二年同為執政是歲復亨亦得官其神驗如此

詩詞祖述

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户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為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户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語也

嘲覓薦舉

直齋陳先生云向為紹興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問其京削欠幾何答云欠一二紙數月聞有舉之者會間賀其成事則又曰尚欠一二紙又越月復聞有舉者扣之則所答如前余頗怪之他日與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見臨安丐者之乞房錢乎暮夜號呼於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幾文耳有憐之者如數與之曰汝可以歸卧矣感謝而退去之數十步則其號呼如

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與大笑而罷
乾隆御覽之寶
齊東野語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齊東野語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利賓

齊東野語卷九

宋 周密 撰

形影身心詩

靖節作形影相贈神釋之詩謂貴賤賢愚莫不營營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釋其惑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養而欲飲影役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

也神乃釋之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此神自謂也又曰日醉或能忘將非趣齡具所以辨養之累又曰立善常所忻誰當與汝譽所以解名之役然亦僅在趣齡與無譽而已設使為善見知飲酒得壽則亦將從之耶於是又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事匆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釋氏所謂斷常見者也坡翁從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

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

遷縱浪大化中正為化所纒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

白樂天因之作心問身詩云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煖

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身答心

曰心是身王身是宫君今居在我宫中是君家舍君須

愛何事論恩自説功心復答身曰因我疎慵休罷早遣

君安樂歲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閒柰我何此

則以心為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從而賦

六言曰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於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然二公之說雖不同而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論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遂歷陳彭祖之壽顔淵之夭仲尼之困殷紂之君季札無爵於君田恒專有齊國夷齊之餓季氏之富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

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

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

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此蓋言壽夭窮達貧賤富貴

雖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制之直付之自然

耳此則淵明神釋所謂大鈞無私力之論也其後楊龜

山有讀東坡和陶影答形詩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

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是生

滅相故佛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

也何謂不滅此則又墮虛無之論矣

父執之禮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王丹召為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結友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然

則答拜乃疏之耳至國朝東都時此禮猶在韓魏公留鑰北京日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公不與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曰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着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入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此事或傳李稷為許將熙寧初吕晦叔子謁歐陽公於頰上疑當拜與否既見叙拜文忠不復

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子既出深歎前輩不可及崇寧間陸佃農師在政府日有大卿岑象先嵒起於農師為父執一日來訪延之堂奥具冠裳拜之既而岑作手簡來謝云前日登門展慶蒙公敦篤事契俾納貴禮於公有撝謙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過然大將軍有揖客古人以為美談今文昌綱轄有受拜客顧不美於前人乎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始就坐蓋當時風俗尚厚雖執政

之於庭官亦講此禮不以為異也自南渡以後則世道日薄矣然余幼時猶見親舊通家初見日必先拜其家影堂然後請謁此禮今亦不復見也

李全

李全淄州人第三以販牛馬來青州有北永州牛客張介引至漣水時金國多盜道梗難行財本寖耗遂投充漣水尉司弓卒因結羣不逞為義兄弟任俠狂暴剽掠民財黨與日盛莫敢誰何號為李三統轄後復還淄業

屠嘗就河洗刷牛馬於游土中蹴得鐵鎗桿長七八尺於是就上打成鎗頭重可四十五斤日習擊刺技日以精為衆推服因呼為李鐵鎗遂挾其徒横行淄青間出没抄掠淄青界内有楊家堡居民皆楊氏以穿甲製鞾為業堡主曰楊安兒有力强勇一堡所服亦嘗為盜於山東聚衆至數萬有妹曰小姐姐或云其女後稱曰姑姑年可二十膂力過人能馬上運雙刀所向披靡全軍所過諸堡皆載牛酒以迎獨楊堡不以為意全知其事故攻刼之

安兒亦出民兵對壘謂全曰你是好漢可與我妹挑打一番若贏時我妹與你爲妻全遂與酣戰終日無勝負全忿且懟適其處有叢篠全令二壯士執鉤刀夜伏篠中翌日再戰全佯北揚逐之伏者出以刀鉤止大呼全回馬挾之以去安兒乃領衆犒牛酒迎歸成姻遂還青州自是名聞南北時金人方困於敵張介又從而招之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間金人愈窮蹙金因南附乃與石珪沈鐸輩結黨以來知楚州應

之純遂納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為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葬於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為元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張林出降遂併獻濟莒滄濱淄密等凡二府九州四十縣降頭目千人戰馬千五百匹中勇軍十五萬人聞於朝遂以全為左武衛大將軍廣州觀察使京東忠義軍都統制馬步軍副總管特賜銀絹緡錢等先是賈涉知鹽城縣以

事忤淮漕方信孺劾之未報涉廉知信孺陰遣梁昭祖航海致餽以結李全遂遣人捕得之亟申於朝方由是罷涉召入為大理司直未幾知楚州時忠義軍頭目李先拳勇有膽氣且併領石珪沈鐸之軍李全深忌之至是極力擠先涉遂以李先反側聞於朝於是召先赴密院審察甫至都門殿帥馮樹宴之三茅觀後小寨命勇士朴殺之於是全愈無忌憚矣先既誅漣水人情不安頭目裴淵等遂請石珪為帥於盱眙制司大恐遂令李

全率萬人以往全憚珪不敢動制司無策遂分其軍為五乃呼裴淵赴山陽禀議責以專擅招珪令密圖之以功贖罪會元兵至漣水珪亦自疑遂殺淵以歸元先是權上書胡榘嘗言全狼子野心不可倚仗及全獲㨗於曹家莊擒金人之駙馬乃作濠梁歌以誚之云春殘天氣何佳哉㨗書夜自濠梁來將軍生擒其駙馬敵兵十萬冰山摧何物輕猥敢馳哭萬里煙塵暗窮髮邊臣玩冦不却攘三月淮堧驚蹀血廟謨密遣山東兵李將軍

者推忠精鐵鎗匹馬首破陣喑嗚叱咤風雲生摧殺羣妖天與力羣寇成擒不容逸失聲走透鼙鼓搥猶截騰驤三百匹防圍健使催賜金曹家莊畔殺虎林遊魂欲反定懸膽將軍豈知關塞深君不見往日蘄王邀烏珠圍合狐跳追不得夫人明日拜封函乞罪將軍縱狂逸豈知李侯心膽麄捕縛猘子纔須臾金牛走敵猛將有沔州斬伐儒生無宗社威靈人制勝養鋭圖全勿輕進會須入汴縛酇王茹鼓歸來取金印既而涉以病歸遂

以鄭損繼之損與渉素不相成幕中諸客懼損修怨乃嗾李全申請乞差真德秀陳韡梁丙知楚州於是朝廷遂改損為四川制置乃以知閤門事許國用徐本中例換授朝議大夫再轉為太府少卿知楚州國自是歉然懼儕輩輕己開閫之初命管軍已下皆執朝參之禮時全已為保寧軍節度使前閫皆與抗禮至是幕府宋恭荀夢玉等懼變遂調停約全拜於庭下國答拜於堂上議已定及庭參國乃傲然坐而受之全大慙憤竟還青

州至冬國大閱兩淮軍馬全妻李姑姑者欲下教場犒軍實求釁耳幕府復調停力止及淮西軍回人僅得交子五貫乃盡以弓刀售之李軍而淮西軍亦怨矣未幾全將劉慶福自青來謀以丁祭之夕作亂以謀泄而止既而制府出榜以高顯為詞指摘北軍慶福亦大書一榜揭於其右語殊不遜次日慶福開宴於萬柳亭游幕諸客及青州倅姚翀在焉酒行方酣忽報全至海州促慶福北還時國方納謁北軍徑自南門入直趨制府強

勇軍方解甲望見北軍皆棄去遂排大門而入帳前親兵欲禦之國乃大呼曰此輩不過欲多得錢絹耳方行喝犒聞北軍大喊登城張旗幟火已四起飛矢如雨國額中一箭徑趨避於楚臺北軍刼掠府庫焚燬殆盡國在楚臺久之使令姚翀求和翀遂縋城而出以直繫書青州姚通判以長竿揭之馬前往見李姑姑李遜謝不能統轄諸軍以致生變姚遂請收軍李云只請制置到此商量便可定也姚亟回報則國已遁矣次日北軍得

國於三茅道堂以小竹輿輿至李軍國不能發一語復
送還楚臺以兵環守國遂死焉文武官遇害者凡數十
人未幾全乃入弔行慰奠禮且上章自劾朝廷不敢問
也遂進全為少保而以大理卿徐希稷知楚州軍變之
先一日茍夢玉已知其謀亟告於國國不以為然至是
全得其告變之書欲殺之而夢玉已歸滁乃命數十騎
邀於路而殺之制府捐三千緡捕賊而全亦捐五千緡
無狀大率如此希稷至楚一意逢迎全益以驕既而還

青州或傳為金人所擒或以為已死劉琸乘時自誇以驅除餘黨及丞相入其言遂召希稷而以琸為代琸即以盱眙軍馬自隨中途所乘馬無故而踣琸怒遂斬二濠寨官人疑其非吉徵也琸初至軍聲頗振不數日措置乖方南北軍已相疑適忠義軍總管夏全自盱眙領五千人來先是全欲殺夏琸為解免之至是琸留以自衛且資其軍以制全然夏軍素驕時作過刼掠居民琸乃捕為首數人斬之猶未戢乃劄忠義都統權司張忠

政權副都統忠政辭不就楊姑姑知之遂呼忠政謀所
以拒制司之策忠政曰朝廷無負北軍夫人若欲忠政
反惟有死耳遂歸家令妻子自經次焚告勅寶貨於庭
然後自盡制司聞變遂戒嚴命夏全封閉李全劉全張
林等府庫且出榜令北軍限三日出城是日諸營搬移
自東北門出夏軍坐門首搜檢凡金銀婦女多攘取之
餘皆疑懼不敢出制司又從而驅逐之有黑旗一對僅
百人乃北軍之精銳者堅不肯出潛易衣裝與夏軍混

雜南軍欲注矢揮刃則呼曰我夏太尉軍也南軍遂不疑之至晡大西門上火忽起至夜遂四面縱火殺害軍民琸遂命守子城護府庫凡兩日夜軍皆無火飯飢困不復用命夏全知事急遂挺身入北軍李姑姑遂與夏劇飲酒酣泣曰少保令不知存亡妾願以身事太尉府庫人馬皆太尉物也本一家人何為自相戕若今日勦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貴乎夏全惑其說乃陰與李軍合反戈以攻南軍琸屢遣人招夏議事竟不至乃以十

萬貫犒軍求和夏全乃令開一路以馬軍二百衛送琸出大西門星夜南奔至寶應已四鼓矣從行官屬惟余元廙沈宣子餘悉死焉夏軍回至淮陰乃為時青令暉夾擊盡得所擄財物七巨艘既至盱眙范成張惠閉門拒之且就軍中殺其母妻於是夏全乃輕身北竄劉琸遂移司於揚之堡寨朝廷遂改楚為淮安州命將作少監姚翀知州事時李全猶未還王義深國安用為權司劉慶福與張甫謀就楚之淮河縛大浮橋或告李姑姑

以二人欲以州獻金人姑姑即遣人請姚𦁛議事𦁛不獲已而往則大廳已設四果卓餘二客則慶福及甫也慶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可去問則箇謂李福也時福臥於密室凡迂曲數四乃至慶福至榻前云哥哥沒甚事福云煩惱得恁地劉覘福榻有劒出稍心動亟出福急揮劒中其腦既而甫至於外呼云總管沒甚事否福隱身門左俟其入即揮劒又仆之福遂携二首以出乃大張樂劇飲姚遂揭榜以劉張欲謀作逆密奉朝旨

已行誅戮乃聞於朝李福增秩姑姑賜金進封楚國夫
人未幾福復以預借糧券求釁遂召北軍入城官民死
者甚衆姚翀賴國安用匿之而免於是朝廷諸閫各主
剿除分屯之說久之不決既而盱眙守彭忱乃遣張惠
范成入淮安説國安令殺李福及李姑姑未幾李福就
戮而姑姑則易服往海州矣其後分屯之説已定而江
閫所遣趙瀚大剿殺之兵適至北軍怒為張范所賣欲
殺之二人遂遁去國安用追至盱眙彭忱宴之方大合

樂忽報軍變始知張范已獻盱眙於北矣彭忙遂為所擒既而李全至楚揭榜自稱山東淮南行省於是盡據淮安海州漣水等處先是全遣張國明入朝禀議嫚書至朝廷未有以處之會時青亦遣人至國明遂遣人報全全遂殺青國明極言李全無它意朝廷遂遣趙拱奉兩鎮節鉞印綬以往而江閫乃遣申生結全帳下謀殺之事覺全囚申生以其事上於朝蓋全時已有叛志矣會鹽城陳遇謀於東海截奪全青州運糧之船全由是

愈怒遂興問罪之師首攻海陵守臣宋濟迎降遂進圍
揚州朝廷始降詔削奪全官爵住給錢糧會諸路兵誅
討然戰多不利內外為之震動是時全合諸項軍馬併
驅鄉民二十餘萬一夕築長圍數十里圍合揚之三城
為必取之計會元夕欲示閒暇於城中張燈大宴全亦
張燈於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馬步極力薄城趙范命
其弟葵領兵出城迎戰至三鼓勝負未決葵先命李虎
丁勝同持兵塞其甕門至是全欲還而門已塞進退失

據且戰且退遂陷於新塘由是各散去次日於沮洳亂屍中得一紅袍而無一手指者乃全也先是全投北嘗自斷一指以示不復南歸時紹定四年正月後三日北軍悉遁制府露布聞於朝遂乘勝復泰之鹽城後三月淮南諸州北軍皆空城而去矣其雛松壽者乃徐希稷之子賈涉開閫維揚日嘗使與諸子同學其後全無子屢託涉祝之涉以希稷向與之念遂命與之後更名壇云劉子澄嘗著淮東補史紀載甚詳然余所聞於當時諸公或削書所未有者因摭其槩於此以補劉氏之闕文云

王公袞復讎

王宣子尚書母葬山陰獅子塢為盜所發時宣子為吏部員外郎其弟公袞待次烏江尉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嵇泗德者所為遂聞於官具服其罪止從徒斷黥隸他州公袞不勝悲憤時猶拘留鈐轄司公袞遂誘守卒飲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斷賊首朝復提之自歸有司宣子亟以狀白堂納官以贖弟罪事下給舍議時楊椿元老為給事張孝祥安國兼舍人書議狀曰復讎義

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聖人為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為爾誅之當刑也吾為爾刑之以爾之讎麗吾之法於是凡為人子而讎於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袞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是僇尸也父母之讎孰大於是佐公袞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也以為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

公衮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陽陽出入閭巷與齊民等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令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衮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春秋之義復讎公衮起儒生尫羸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死捍公衮得不死適

耳且此賊掘冢至十數嘗敗而不死今又敗焉而又不死則其為惡必侈於前公衮之殺之也豈特直王氏之冤而已哉椿等謂公衮復讎之義可嘉公衮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詔給舍議是其後公衮於乾道間為勅令所删定官一日登對孝宗顧問左右曰是非手斬發冢盜者乎意頗喜之未幾除左司公衮為人癯甚王龜齡嘗贈詩有云貌若尫羸中甚武者蓋紀實也

富春子

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鳥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游霅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而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為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為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

果李全以玉柱斧為貢為閽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啟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剝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黜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王宣子失告命

輦轂之下政先彈壓然一智不足以勝衆姦王佐宣子雖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極高壽皇深喜之尹臨安日禁戢羣盜甚嚴都城肅然既而以治辦受賞增秩告命甫

下置卧内旦起忽失之宣子知為所侮畧不見之辭色他日奏事畢從容以白上曰鼠輩惡臣窮其姦故為是以沮臣爾上曰何以處之對曰臣若張皇物色正墮其計中惟有置之不問異時從吏部求一公據足矣今未敢請也上稱善

配鹽幽菽

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

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為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畧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豆豉史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史記貨殖傳有糱麴鹽豉中荅三輔決錄曰前對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蓋秦漢以來始有之

疸陰陽證

族伯臨川推官平生以體孱氣弱多服烏附丹砂晚年疽發背其大如扇醫者悉歸罪於丹石之毒凡菉粉羊血解毒之品莫不遍試殊不少損或以後市街老祝醫為薦者祝本瘍醫然指下極精診脉已即云非敢求異於諸公然此乃極陰證在我法中正當多服伏火硃砂及三建湯否則非吾所知也諸子皆有難色然其勢已殆姑嘗試一二小料而祝復俾作大劑頓服三日後始用膏藥敷貼而丹砂烏附畧不輟口餘半月而瘡遂平

凡服三建湯二百五十服此亦可謂奇工矣洪景盧所載時康祖病心痔用聖惠方治腰痛鹿茸附子藥服之而差又福州郭醫用茸附醫漏痔疾皆此類也葢癰疽皆有陰陽證要當一決於指下而今世外科往往不善於脉每以私意揣摩故多失之此不可不精察也

陳周士

禍福報應之說多傳會傳訛未可盡信今有鄉曲目擊曉然一事著之於此以為世戒陳周士造直齋侍郎振

孫之長子登第為嘉禾倅攝郡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
周監酒者勇爵代庖於此乃趙與篆德淵之隸是日適
以小舟載客簿遊初不知郡將之在樓也周士適顧見
周急艤棹趨避周士令詢之知為周也怒形於色曰某
不才望輕遂為一卒相侮如此乃捃摭其數事作書達
之於趙備言贓濫過惡時趙守吳即日遣逮決脊編置
仍押至嘉禾示衆時方炎暑周士乃裸而暴之烈日中
瘡血臭腐數日而死臨危歎曰陳通判屈打殺我當訴

之陰府矣時寶祐丙辰季夏也是歲十二月周士疽發背而殂吁可畏哉

秀王嗣襲

秀安僖王壽皇本生父也用濮安懿王故事以子孫嗣襲安僖薨子伯圭嗣是為崇王謚憲靖長孫曰師夔早卒師揆嗣是為澧王師垂師禹皆先卒師禹嗣是為和王師皐又卒師嵒寶慶元年自知慶元府入嗣未朝謝而薨是為永王師彌以寶慶三年嗣至寶祐六年歷三

十一年而後甍是為潤王次師貢先甍曾孫希字行亦皆先亡至景定二年元孫與澤以浙西倉歸班襲嗣至咸淳七年甍是為臨海郡王其次與訔先卒是嵗冬與澤以知全州換授吉州刺史主奉香火其間以傍宗人繼者蓋十居五六焉

齊東野語卷九